

## 束沛德、谢冕、陆天明、刘庆邦畅谈「文学初心与传承」——用文学创造的美好世界鼓舞更多的人热爱生活

□本报记者 王冕 刘鹏波

10月29日上午,中国现代文学馆内济济一堂,热闹非凡。45位受邀参加中国作协“作家活动周”的新会员代表一大早便来到这里,聆听束沛德、谢冕、陆天明、刘庆邦四位文学前辈分享精彩的文学故事,畅谈“文学初心与传承”。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主持活动。无数热爱文学的网友也在云端同步观看了现场直播。

## 束沛德:为文学“跑龙套”

“对儿童文学作家来说,天真比才华更重要,勤奋比天赋更重要,真挚比技巧更重要,想象比知识更重要。”面对新入会的中国作协会员,已入会15852天的束沛德,说到动情处难掩内心的激动。

这位儿童文学评论家,今年已是92岁高龄,近来很少参加活动的他,在接到此次邀请后慨然应允。“特别想和新的作协会员接触,见见新鲜面孔,了解一下当下作家队伍。”束沛德对作协会员发展情况很是熟悉,他参与了1985年至1996年这十几年间的会员审批工作,可以说见证了中国作协会员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的历程。

在束沛德看来,中国作协就是“他的舞台他的家”,这出自他2015年出版的散文集《我的舞台我的家》。他表示,自己一直在这个文学“大家”里负责组织调查研究、加强队伍建设、组织作品研讨等工作,主要从事儿童文学评论和散文写作,因此他的人生可谓“在文学舞台上打杂和跑龙套”。他还有本书就叫《龙套情缘》,“这不是谦虚,而是定位自己的工作性质”。

谈及与文学的缘分,束沛德表示“有很大的偶然性”。虽然中学时就发表了小小说,还拿了奖,但作家不是他少年时的梦想。他一直想当记者,因此大学读了新闻系。在复旦大学读书期间,他选修了唐旻先生的现代散文和批评,受此影响写了不少文学评论,还在《文汇报》上开设了专栏。这既是他散文创作的开始,也是文学批评的源头。大家评价他的散文感情真挚、文字朴实,有史料价值。束沛德非常认同巴金先生说的“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这也是他写散文的初心。

束沛德是从两篇文章开始走上儿童文学研究之路的。1956年和1957年,束沛德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两篇评论,分别是《幻想也要以真实为基础》和《情趣从何而来?》,前者评论欧阳山的童话《慧眼》,后者谈论柯岩的儿童诗。“到现在为止,这两篇文章仍然是我个人的代表作,也被认为是中国儿童文学发展过程中比较有影响力的评论文章。”束沛德表示,儿童文学在整个文学界有很大的读者群,“儿童文学在儿童成长过程中不可缺少,能够陶冶他们的心灵。写诗和创作儿童文学都要有赤子之心,把人性的善良、美好表现出来”。他以张炜、赵丽宏等作家也在写儿童文学为例,呼吁新入会作家多关注儿童文学、创作儿童文学。

来自吉林的“90后”儿童文学作家张紫华在提问时希望束沛德能给“90后”“00后”儿童文学创作新人提些建议,为他们提高创作水准指明方向。束沛德表示,现在发表和出版作品的机会很多,青年儿童文学作家要提高作品水准,达到思想性、艺术性的统一,最重要的是把生活放在第一位,认真投入生活,贴近儿童心灵。

## 谢冕:“躲到了”评论家里

91岁高龄的谢冕在分享一开始,就想起四川朋友请他写的八个字“余生很远,不必惊慌”。对这句话,他有很多感触。“年纪大的人往往觉得余生不多,但我觉得不管多大岁数的人都不必惊慌。岁月留给我们的记忆,是财富。”

回顾自己的文学人生,谢冕表示,他的青少年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中度过,是文学给了他梦想。在他感到痛苦的时候,是文学给了他慰藉。他读古典诗歌,感受中国千年文脉,“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的意象表达让他着迷。同时,他也读鲁迅、巴金、冰心等现代作家的作品。“文学是一个梦想,让人们梦想美好的世界、美好的人生。因为人生不够美好,所以要在文学中创造美好,用文学创造的美好世界鼓舞更多的人热爱生活。”谢冕动情地说:“文学帮我渡过了人生一个个难关,使我勇于面对它们、战胜它们,用文学理想和创作的文学作品鼓舞自己、安慰自己。”

谈及缘何从事诗歌批评,谢冕自称是“躲到了”评论家里。当作家的梦和诗人的梦相继破碎后,他开始从事诗歌批评工作。他认为,无论作家还是评论家,都要敬畏语言、琢磨文字,“一旦拿起笔,笔就是神圣的,时代和人民的重托交在我们的笔下,下笔不要随意,每个字词务必要帖生动”。活动现场,诗人张诗青向谢冕请教新时代诗歌的发展方向,以及新诗如何更好传承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问题。谢冕表示,新诗原先是由反抗旧体诗而来,旧体诗的文言和格律不适合新的时代表达。经过百年时代变迁,如今新诗与旧体诗达成了和解,已经成为中国诗歌传统的一部分。“新诗和旧体诗有联系,‘诗言志’的传统一直没变。面对新的生活,要有新的表现方式。现代诗人要多向古代诗人学习,古典诗歌是我们的老师,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怎么学习要靠诗人自己感悟。”

## 陆天明:每位作家都有“32公里处”

作为1984年入会的老作家,陆天明感触颇深,认为加入中国作协是一位作家文学创作的开端,恰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在《过松源晨炊漆公店》里写的“正人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加入中国作协后,文学之路不会一路太平,还会遇到很多歧途。面对各类诱惑、各种难处,作家要时刻思考“为谁写作”的问题,努力写出好作品。“作家要保持心灵的自由,真诚地创作,不能当文字的匠人,要为国家、为民族、为时代、为人民放歌。”

陆天明说,他在不久前住院期间躺在病床上完整观看了大连马拉松比赛,这让他有了新发现,马拉松运动员往往跑到32公里的地方感觉最难。由此他想到,作家也有写不下去的时候。“每位作家都有‘32公里处’,年轻时觉得精力充沛,有写不完的素材,但要警惕瓶颈期,这是每位作家都会经历的。江郎才尽很正常,重新找到创作源泉更加重要。”他勉励后辈作家,一定不能固守作家圈子,要打开生活的大门,关注国家、关注民族、关注时代、关注人民。“窗外淡烟无墨画,林间疏雨有声诗”,作家应该与世无争,把内心真正想说的话用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完成“无墨画”“有声诗”。

剧作家郭光荣在提问时表示,陆天明的肺腑之言说出了作家们的心声,解答了他们创作上的困惑。陆天明则回应说,无论何时何地,作家都是拿作品说话,“用作品推开世界的大门”,各种诱惑对作家来说都是过眼云烟,最终留下的只能是作品。

## 刘庆邦:文学的初心是爱

1972年创作第一个短篇,1978年第一次发表作品,刘庆邦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人生与短篇小说这种艺术形式紧密联系在一起——发表300多个短篇,出版12卷短篇小说编年。

关于自己的第一篇小小说是如何发表的,刘庆邦的回忆详细生动。时间拉回到1970年,刘庆邦刚参加工作,在煤矿局当工人。1971年矿上成立宣传队,从各车间抽调有文化才华的人,他是负责人。后来宣传队因各种原因解散,心有不甘的他为了向女朋友展示才华,便写起了小说。“不想只做体力劳动,还想做脑力劳动;不想只有物质生活,还想拥有精神生活;不想只有外在世界,还想拥有内心世界。”这篇爱情的结晶,写完后便被尘封在箱子里,当时也没有地方发表。直到1977年,各地的文学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开办起来,刘庆邦想起当年写的小小说,重新拿出来一看,“还把自己感动了”,水平也能达到当时杂志上发表小说的水准。但因为藏的时间过久,纸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于是他便重新润色,就近寄给了《郑州文艺》,很快便收到回复说可以发表。这篇叫《棉纱白生生》的小说发表在当期的头条,他还拿到35元稿费,顶一个月工资。

“当时没地方发表作品,没有稿费,也没有评奖,更谈不上改编成影视作品,写作动力是什么?一句话,因为爱。”刘庆邦表示,这段经历凝结着他的文学初心:为了爱。这种爱既可以是向女朋友展示才情的爱情,也可以延伸到更加广阔的对生活之爱、对国家之爱、对时代之爱和对人民之爱。“冰心说,有了爱就有了一切。我赞同这个说法。”

来自云南的傣族作家李司平坦言,自己时常对小说创作感到缺乏信心,困惑于如何把生活素材转化成小说。刘庆邦对此点拨道,一个作家写作一辈子,就是学习一辈子,不断地写作、不断地学习。小说要写出独特的味道,就是要写出生活的微妙。微妙是生活丰富性的一种,衡量小说的水准在于能否写出生活的微妙。

活动最后,中国作协特意为束沛德、谢冕、陆天明颁发了个人专属的入会纪念牌,新入会作家们则把热情的掌声献给了四位为中国文学事业奉献大半生的文学前辈。这掌声既是崇高的文学致敬,也是对中国文学美好明天的深情祝福。

## “行万里路”与“读万卷书”是作家“两个重要的写作资源”

——中国作协“作家活动周”入会第一课侧记

□本报记者 徐健康 康春华

10月27日下午,在灿烂秋日,45位中国作协新会员走进鲁迅文学学院的教室,聆听知名作家刘心武为大家带来的入会第一课。

“刘心武老师可能是当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班主任’了。”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在主持时这样介绍。刘心武1942年出生于成都,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1977年发表了短篇小说《班主任》,1985年出版了长篇小说《钟鼓楼》,并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从《班主任》到《钟鼓楼》,刘心武老师的长篇小说、散文、随笔、评论,以及有关建筑和古典文学等方面的研究,共同构成了一座巍峨的文学大厦。”邱华栋说。

刘心武从对《红楼梦》和《金瓶梅》“合璧阅读”的“璧”字谈起,在讲座中穿插漫谈了自己的阅读历史与心灵转向。讲座融宏阔于细微之中,既有文学史的整体视野,也有对《红楼梦》和《金瓶梅》的小说情节、人物和细节的鉴赏细读,充分彰显了其完备深厚的知识体系与小说家的细微感受力。

“我们有两个重要的写作资源:一个是我们的人生经历。过去叫‘行万里路’,即便不行万里路,也要丰富自己的生活阅历,在自己生活的空间之中善于观察,形成自己的生活积累、情感积累、认知积累。另一个是阅读借鉴前人的写作,也就是古人说的‘读万卷书’。”

谈及个人的阅读史,刘心武坦言,少年和青年时代所接触的文学作品远远没有现在丰富。“当时读现代作家的作品比较多,诸如鲁迅、茅盾、巴金、老舍、叶圣陶等的小说都读过。”他特别提到四川作家李劫人,“我认为他是现代文学史上阅读价值被遮蔽的重要作家,他的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尤其是《死水微澜》,大家一定要读一读。”而当代作家优秀的长篇小说,比如孙犁的《风云初记》、杨沫的《青春之歌》、曲波的《林海雪原》,以及《红岩》《红日》《上海的早晨》《创业史》《三家巷》等等,也给予刘心武很多写作上的启发。

外国文学的中译本同样作为重要滋养,打

开了刘心武的眼界,拓展了他的视野。他谈到自己年轻时阅读的外国文学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西方古典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比如巴尔扎克、雨果、狄更斯、托马·哈代、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屠格涅夫等作家的作品。“还有一块,是苏联小说。比如当时文学青年和青年作家人人必读、竞相模仿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

改革开放后,大量外国文学作品涌进中国,大家争相阅读。“我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形成一个浪潮,叫做‘两卡四斯’:‘两卡’是卡夫卡、卡尔维诺,‘四斯’是乔伊斯、普罗斯特、博尔赫斯和马尔克斯。作为一个文学青年,当年没读过‘两卡四斯’是会被人嘲笑的。”刘心武回忆道,当时自己认真追随潮流阅读这些作品,但因为不懂外文,读许多作品都难免只是“隔靴搔痒”。“尤利西斯”当时的两个译本我都找来读了,完全读不进去,不知道好在哪里。”

在这样的过程中,刘心武发现,拥抱自己母语的经典作品才能获得真正的乐趣。“上世纪90年代初的某一天,我记得那天下午阳光很好。我坐在书房里,望着外面的一株大树,上面有喜鹊跳来跳去,突然顿悟道:我是一个中国人,说中国话,用汉语写作,作品也主要是和母语同胞共享。因此,我固然应该继续阅读外国文学的中译本,但更应该从老祖宗留下来的、民族文化传统中流传下来的母语文学经典中汲取营养。”以此为契机,他重返中国古典作品的长河中,最终寻找到两部与自己生命契合的作品,这就是《金瓶梅》和《红楼梦》。

在古典白话小说发展史上有两座高峰,一座是明代中晚期的《金瓶梅》,另一座是清代的《红楼梦》。刘心武认为,《红楼梦》和《金瓶梅》是两块交相辉映的美丽玉璧,“最初我是分开读的,后来在对照阅读、穿插阅读中,两者起了化学反应,让我有1+1远远大于2的收获”。

谈到两部作品的承继关系,刘心武认为至少有两个共同特征。第一,两部作品都是文人独立创作的作品,具有充分的原创性;第

## “有了作协这个大家庭,我们的写作不再孤单”

(上接第1版)

去年凭借翻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里克·沃尔科特的代表作《奥麦罗斯》而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的杨铁军,也在今年新入会名单中。他在现场回忆了自己如何从比较文学跨专业到现机台,再回到全职翻译的心路历程。他大二开始写作,读了当时能找到的所有诗歌作品,即便后来当程序员,也没有忘记文学。睡前阅读和翻译弗罗斯特的诗歌,成为他工作后的身心慰藉。后来他尝试把翻译的诗作发布在网上,没想到引起大家关注,从此踏足诗歌翻译领域。《奥麦罗斯》的获奖,让他认识到翻译不只是个人的事情,还能影响他人,产生社会效益,这让他备受鼓舞。他表示,翻译是一件无止境的事情,未来还将翻译更多作品,回馈读者,为中国翻译事业作贡献。

“如果没有文学带给我对生活的思考,没有诗歌带给我对生存的探究,我就止步于众多的煤矿工友群体当中了。还好我有文学,有了诗歌,也有了梦想,是文学给了我工作以外的另一种精神体验,是诗歌给了我另一种可能的生活。”1989年出生的榆木是一名来自基层的普通矿工,他形象地把此次“回家”比拟成从煤矿最深处向作家最高殿堂的跨越。角色身份的转变,让他既感到紧张,又特别有荣誉感。回忆起自己与文学的缘分,他感慨万千,表示矿井里的每一个工作细节,都促使他思考生活、思考诗歌。他的个人诗集《余生清白》曾入选2019年度“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此次加入中国作协,让他更能安心创作。他表示,今后要把扎根人民、书写他们的平凡和伟大作为自己的创作目标和使命,努力写出属于新时代的文学精品。

“能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是我人生中最珍贵的馈赠和礼遇,对我来说虽然是‘晚到’,却是新鲜、熟悉和亲切的,今后将继续勤耕耕耘、不畏艰辛,不辜负作协会员这个身份的肯定与鞭策。”来自浙江宁波象山的翁华杰,已从人民法院退休多年,之前一直从事民事审判工作。加入中国作协的缘起是今年春天,朋友“怂恿”他一起入会,原本因年龄大已然放弃的他后来也鼓起勇气,提交了申请。没想到不仅如愿以偿,还能以新会员身份“回家”,让他特别激动。他表示,当作家是他青少年时期的梦,但自1980年到人民法院工作起直至退休,他都一直忙于工作,没有太多时间写作。等到退休了,他才开始制定计划,把当年的作家梦付诸行动,让人生不留遗憾。“未来,写作将是我生命中的重要内容。我将敞开心扉,纯真地与读者、自然对话,在观察社会和人心的过程中感悟生

活、激扬文字,以法律人的眼光创作出更多法律故事,奋力书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文学答卷’。”翁华杰说。

1982年出生的蔡崇达在媒体圈、文化圈已经颇有名气,《皮囊》《命运》两本书让他收获了一大批忠实粉丝。他生在福建泉州晋江一个渔业小镇的他,自小深受闽南传统习俗的洗礼。他的文学启蒙是小时候对当地出殡仪式的困惑:为何骑白马的人是文学家?阿太的问答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笔能点开天地,为灵魂开路。蔡崇达表示,文学是他心灵的庇护所,他一直受到文学恩惠,牢记那个对语文老师说要成为作家的少年的自己。“好作家有着纯粹的灵魂,陪我们看到灵魂深处的灰暗。希望自己也能成为这样的写作者,通过写作走向自我内心,走向更多人的内心世界。”

## “有家的感觉真的很好”

“很喜欢‘家’这个字,很喜欢‘回家’这个词,有家的感觉真的很好。”来自山东青岛的乐小米,文学梦是从一张日历纸的反面开始的。她从小跟随爷爷听京剧、黄梅戏等戏曲,对唱词耳濡目染,小学四年级时灵光一闪也想写戏本子,希望能像《女驸马》一样传唱不休。因为那时纸张稀罕,便拿旧日历的反面来写。她说,写作是一件孤独的事,这次新会员“回家”让她心里一暖,写作十几年犹如漂泊,现在终于有了家的感觉。

来自贵州贵阳的网络作家一度君华,其写作履历可谓稳扎稳打:2008年开始小说创作,2011年出版第一本书,2019年第一部改编网剧正式播出,2023年改编作品第一次登上电视台。她说自己早年只埋头写,直到2020年底贵州作协邀请她筹备贵州网络作协,才明白作协的组织工作是多么艰辛。这次有幸受邀“回家”,她感到惊喜和意外,也感受到作协对新入会作家的重视。

在青海民族大学文学院的冯晓燕,以文学评论者的身份加入中国作协。她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评论的写作,兼写书评和随笔。得知鲁迅文学奖包括文学理论评论奖,坚定了她说“写文学评论也能成为一名好作家”的信念。多年来,她一直试图通过文学评论拉近读者与作家之间的距离,深入解读文学作品背后的文化内涵,评论对象涵盖汉族、藏族、回族、蒙古族、土族、撒拉族等多民族文学的创作。她认为,身为文学评论者,要和当下的时代、身边的文学创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加入中国作协,对她而言是巨大的荣誉和鼓励,今后将用好手中的笔,写下与这份荣誉相对等的文字,不断精进和提高、深观和体悟。

二,兰陵笑笑生和曹雪芹都写了历史上没有记载的普通人的故事,写了大量普通人的喜怒哀乐、生死歌哭,文学观在当时是很独特的,第三是他们的女性观,《金瓶梅》中女性角色总和超过男性,呈现了丰富多姿的女性角色画廊。在授课过程中,刘心武以《金瓶梅》中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宋惠莲为例,从学者和小说家的双重视角解析《金瓶梅》中的描写手法、人物塑造、情节伏笔、细节处理等艺术创作的相关问题,为解读这个小人物打开了全新的视野。“她给我们宝贵的启示在于,叩问人性最深处东西是什么,心灵深处最后不能越过的坎儿是什么。”

“刘心武先生,今天是你入会第16104天。”入会第一课结束以后,邱华栋代表中国作协向刘心武颁发了独属于他的人会纪念牌,并谈起自己听课的收获。“聆听刘心武老师这样的文学课,需要我们多做一些阅读和知识层面的准备。在越来越多的人沉迷于类似‘刷’短视频这样的动作的时候,我们要多一些凝视,要保持深度阅读,挑战有难度的事情。”

学员们认真记录下自己的听课感受。在提问环节,大家围绕《金瓶梅》与《红楼梦》的创作手法、作家的阅读史、自身创作的困惑等问题向刘心武请教。来自四川的基层作家陈宇说,刘心武老师讲授入会第一课时,通过重点讲两部作品,穿插介绍了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使自己更清晰地认识到人类在文学历史长河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印象十分深刻。

“刘心武老师为我们新会员上了宝贵的人入会第一课,他真诚地向我们传授自己的阅读和写作经验。他说,每个人都要建立自己的‘阅读心灵史’,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要从民族文学的经典中汲取养分。”青年作家孙施认为,刘心武老师示范了在阅读经典的过程中如何总结和思考,故事如何展开才能在更吸引读者的基础上兼具思想深度。“这些创作经验,令我反思自己在写作中容易犯的错误,以及今后该如何创作。这一堂课可谓收获良多。”

“回到家里,激动、感恩、荣幸。”“95后”青年作家花念笙感慨道。她13岁开始写作,最早出版的5部作品主要以青春文学、校园小说为主。理科出身的她,出于对文学的热爱,研究生跨专业读了编剧,后又跨到体育行业。她表示,辽宁是体育大省,体育领域是埋藏着故事的富矿,对有着15年写作经验的她来说,书写体育行业是一个优势。今后的写作将结合文化强国与体育强国建设,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体育精神。

“加入中国作协,像打开一扇聚集多民族优秀作家的门,有机会沐浴文学之光,感到特别荣幸。”藏族作家洛桑更才出生在雅鲁藏布江畔,本科开始创作,起初只是自娱自乐。2012年他在牧区生活一年,和牧民朝夕相处,遂有了写作诗歌的冲动。2013年经同学介绍,他的作品在《西藏文学》发表,此后他又在西藏及其他省市的文学刊物上陆续发表作品,并得到中国作协各级领导的鼓励和支持,两部诗集入选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当他得知自己在今年的新会员名单里后,立即把喜悦分享给了身边的朋友。他表示,这对他是非常大的肯定,也是鞭策和鼓舞。要感谢文学和时代,让他走出了大山,来到更加广阔的天地。在作协这个大家庭里,能近距离聆听各位名家大家饱含智慧的人生哲言,有助于更便捷地向其他作家学习请教,对增长学识、拓宽视野、发现可能有很大帮助。

“我人生中大多数的痛苦都是靠写作走出来的。”畅销书作家李尚龙是一位“90后”青年作家,小时候的写作抚慰他的痛苦,大学的写作帮他走出麻烦。英语成绩特别优秀,大三退学后的他后来在新东方当英语老师,因为无聊开始在微信公众号上写作,没想到一炮走红,第一本书就卖了300万册。“从2014年到今天,跌跌撞撞写作快十年,我一直觉得写作是孤独的,没有家的感觉。漂泊十年终于回到了作协大家庭,感谢作协收留‘无家可归’的我。”李尚龙说。

真诚的分享让人感动,温暖的话语抚慰人心。“是文学,让我们走到一起;是文学,让我们携手同行。”正如邱华栋在主持时所言,守护内心闪烁的文学荣光,坚持文学的梦想,是每个文学人的理想与信念。祝愿作家们以梦为马,不负韶华,继续创作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文学精品。

当天下午,受邀的新入会作家们还一同参观了中国现代文学馆陈列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展、现代作家书展和王蒙文学创作70年文献展,重温现当代经典作家的文学道路,触摸百年中国文学的历史脉动,重温中国文学事业壮阔的发展历程。